

運轉歷史的驕傲 ■張瑋儀

瀛苑副刊

用千萬的無言睡在這城裡

北京公園裡，飛旋著風箏，還有直排輪練習的小跑道，在淺淺的小水池旁，可以看到很高的天空，一家家悠閒的市民們，在車陣來往的寧靜裡，訴說著祥和平安的希望。這時，團員們開始有點想念起家鄉。

早晨灰濛濛的清大校園裡，霧氣很重，爬上了最高的觀望樓，可以看到很多景緻，但還是沒法把整個學校都攬盡，繞了繞清大的校園，輪流騎著腳踏車，可以放了手迎著風，都不必去踩剎車。享用清大食堂的早餐，有稀飯、小菜，還有麵線、饅頭、豆漿等，大概一餐是五到六塊。而北大自助式的早餐是十塊錢，中西式的餐點都有，玉米濃湯配水果，培根蛋餅加奶茶，常可看到很多外籍生，在這裡享用特別的組合。

清華大學理工系二年級的胡瑾，是團員劉士銘的朋友的朋友，沒見過彼此，透過一點牽連到這裡相遇，帶給她關於那個朋友的消息－王守德，世界登山社的台灣代表，不幸殞落在吉爾吉斯的山難中，那年二十三歲，一本《守德紀念書》，放了登山時的照片、生活的創作、大家給他的留言……在大陸談著一個共同的台灣朋友，而他的國度，在天堂。

明十三陵中，定陵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鈞及兩位皇后的陵墓，萬曆皇帝生前昏庸奢靡，全都是由漢白玉石建成，在地下數十尺的地道中，又冰又冷。講解人員每年要向許多觀光客介紹這裡，接待世界各國的朋友，俄羅斯、日本、匈牙利……相較起來，他們說：「台灣的朋友比較好溝通，可以肯定很多觀念的認同。哪像外國人總是不懂，一個這麼大的墓有什麼用。」

明皇好大喜功，地宮落成時宴請百官，而今躺在這裡，映著那時的燈火通明，是不是也感到格外孤寂。

不到長城非好漢

登長城，是所有到大陸的人都不能錯過的行程。「居庸關」在北京西北近郊，當年秦皇修城強徵許多民伋、士卒到這裡，居庸關的命名，就是取「徙居庸之徒」之意。

這是一段階梯古道，每格大約是三十公分，共由七個烽火臺組成，有著「天下第一雄關」之譽。在「不到長城非好漢」的豪氣干雲中，看到巍峨蜿蜒的石牆環繞在山稜上，有種莫名的興奮在滾動，實在是累得不想再走，歇了歇，看了看連綿的山峰，還是不由自主的往上爬。據說，那天北京的氣溫高達四十度。

台大材料所的劉士銘，剛退伍回來，不過頭髮已經留得有點長，帶著一頂北京大街買的清皇帽，攻頂成功的那一刻，站在青崗的展望台望下，他狂傲地戴上帽子、搖著旗幟：「我就是大清皇，要打跑可惡的匈奴頭子！」雖然大家並不明白高官和太監的帽子有什麼不同，一股傲氣到了這巔嶺，好像就變得離天好近。

隔天一早，就要回到台灣了，全聚德烤鴨的晚宴上，大夥拿起酒，就是一杯杯的灌下，領到「Peking University結業證書」，上頭是：「學習認真，表現優異，特頒此證，以茲鼓勵」。打得還是很爛的太極拳、學著北京腔的亂砍價、還有因習慣所鬧出的小笑話，這十天，說不出太多互道別離的珍重，所有還在眼前的感動，想來好像都掛在厚厚的雲上，濃濃的感情飽含在水氣中，卻又無法抓下些什麼，就怕，又是個潰堤。

盛夏最美的珍重

回到北大，是結業典禮，大家對此番遊學提出建議，也討論著幾日的心情。

剛從台中一中畢業、甄試上交大電子系的林叡杰說：「在刻板印象裡，本來一直以為北京是個落後的地方，可是這次看到了他們的繁華，真的是很不一樣，他們的制度、習慣和個性，都已經超過了我們的想像。」北京的風華，蘊著千年的凝望，現在正睜著一眼明亮，快速的在世界裡綻放。

政大社會系的金玉珍說：「我在北京街道旁，聽著小販攤裡傳來『盛夏的果實』，我們一起聽完這首歌，沒有交談。」說著就在台上哭了起來。在這炎夏，其實沒有設下太多的預期，來到這塊土地，我們可以一起做些什麼？還是共同看到些什麼？對大多數的民眾來說，坦然無畏的溝通，只是一個簡單的要求。

回到勺園樓，這將是參訪團在北京最後的一個晚上，北大研究生張震早已提著西瓜，在大廳等著，濊靜也來了，說要送台灣的朋友一下。擠在宿舍裡，又天南地北的聊起：北大的晨間運動、課堂上的議題討論、拿著飯卡排隊打菜……，台灣、北京，年輕的大學生活隔了海峽，卻變得不太一樣。

北大的校徽，是張震的臨別贈禮，還帶來俊清所託的中國結和臉譜小人，迎接著學校裡匆匆交會的朋友，喊著珍重、揮著手，騎著單車，屢屢回頭，「再見啊，保重。」這是最後分別的模樣。對於離別，竟是比台灣來的朋友還捨不得。

拿著相機，想把所有的回憶也用快門收盡，卻再也藏不住每個點點亮起的情悸。北京大學，創出了豐富多采的頁扉，卻總關不住些什麼。

越上山巔的遙望

文化哲學所碩一的陳韻如，去年才自助旅行到洛杉磯，她說：「很喜歡自由的生活，想去體會不同的旅行感受，一個人的時候，才可以懂得獨立的難得。」；政大土語系的沈淑賜，大三時跟著系上的老師、同學到土耳其，她說：「只要有機會，就一定會再出去。」雖然要自己打工賺生活費，可是積了一點錢，就想趕快往外跑。環境的刺激鼓動著陌生的跳躍，停了停，就想再飛。

如果可以再到大陸，會選擇哪裡？有人說要去三峽，有人說要走敦煌，許多歷史名邑，因政策的新措施，都將有了始無前例的新改變，推動現代化的計劃下，到處都在快速的更新，但對無言的景緻來說，只能默默忍著這筆傷。來自大陸各地的學生們，一個學期後回到家鄉，可能就已變了樣。

再到北京，我們知道，申奧成功的那一刻起，「綠色、科技、人文」的口號一打出

，北京就不會再只是北京。北大成立了中國第一個以奧運為主題的「奧研社」，宣傳部的冀希在成立的發刊詞上說：「北大創新的思維，廣闊的視野，多學科的綜合知識，使學子對奧運出力變得切實可行。」當鎂光燈交聚起，備受肯定的機會下，他們需要更多的遠見、氣魄和洞察力。

不只是北大人的北大，他們要跨在世界的崗嶺上。當我們打開了對陸的這座橋，開始懷著各種情愫往那裡跑，大陸的希望，其實已經奔向世界的開放，領納的，不只是各族各邑的融合，還有信心的輸出，以及觀念的輸入。

學生們對北京投了一個世界的夢，如同奧運會投給中國的機會，像那自負的口號：「二〇〇八年的北京，天空會更藍，城市會更美，五環的旗幟會更鮮豔。」

仍是不止的飛翔

分離前的那一晚，俊清留了一封信。想引這些話，來說說這場兩岸學子的交流：「儘管相識只是偶然，相處也還短暫，我卻有一種『適逢故人來』的親切感。……也許我們還能相聚，也許我們永將別離，但其實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們曾共渡過喜悅，我們的心曾一起徘徊，我們都是有緣人。」

政治的隔閡或許帶了點尷尬，經貿的通商多少在懷疑中探望，但人們的對話，早已活絡了血濃於水的熱切，認識的不只是一份鄉愁，一個國度，還有那立足於世界的自己。跨越了山和海，北京的呼喚下，早已沒有了邊界，每年，來來往往的留學、觀光潮，在綺麗多情的北京城中停落，為這歷史、為這人生，寫亮一筆希望而耀眼的註腳。

北京準備好了，他們隨時要打開自己，像承起千年歷史的光榮使命，於是，北大的沸騰，挾著燎原的氣勢，不住的狂燒。運轉的驕傲下，沒有什麼到達不了。領著自信，他們知道：世界的光芒終會在這裡閃耀！

收到一封e-mail，是張震學長的問候，他拿到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全獎，今年八月就要到美國。

當台灣學子飛到這裡，看到北京，北京卻迫切的想飛出去。（全文完）